



诗歌隧道

品冬

魏益君

没有一个时节
比此刻更令人心动
山河静默而丰盈
天地洁净而明亮
冬天
轻轻展开了它的盛装

静静品读冬天吧
带着初探般的心
看万物披上琼玉的盛装
雪松缀满星光
冰凌垂下水晶的帘子
一切银光流转
那是光阴
赠予冬日的礼服

静静聆听冬天吧
贴近沉睡的大地
听土地在雪被下安睡的鼾声
听雪花偶尔叩响木窗的动静
听风穿梭在林间与巷口
挥洒季节的奔放

看，梅枝上已有花朵苏醒
在茫茫白野间吐温柔
暗香浮动，疏影横斜
像诗句散落在雪的笺上
静默地
酝酿着整个季节的芬芳

鹧鸪天·诗词进师大校园赞

赵建仁

硕老如牛奋力耕，情萦师大再登程。倾谈出语千言妙，细讲成诗六要精。
惟务实，不图名。诗词进校大旗擎。答题解惑心奉，学识高低声品评。

浪淘沙·丰收颂歌

周桂兰

沃野涌金浪，玉棒盈仓。颗颗饱满泛珠光。百年奇遇丰年景，笑透穹苍。
粮堆接云长，气势轩昂。农家把酒话沧桑。汗水浇开丰硕果，醉了秋阳。

相见欢·学诗有感

丁玮

古稀岁月峥嵘，几多情。踏入诗坛苦读，
不图名。
夕阳晚，老身健，为传承。我欲登高长笑、
向前行。

初冬游湿地公园

左丽生

蒲萎萍枯芦草黄，波寒岸远水茫茫。
初冬湿地迷诗客，雅韵飞歌照夕阳。

冬日观树有感

张秀梅

万壑千沟金毡厚，枯枝虬干傲寒风。
凌霜映日积能量，待到春来叶更浓。

游查干湖

张云华

仙境心牵难自拔，亭台举酒品鱼虾。
澄湖水阔抒胸臆，圣女情浓献哈达。
千顷泛舟观苇海，万株映日赏荷花。
马头琴伴村姑唱，梦里出游早忘家。

在冬天里等一场大雪赴约

丁宇

立冬过后，日子便浸在日渐浓稠的寒意里。风掠过光秃秃的枝丫，卷起满地枯黄的落叶，在空中打几个旋儿，又轻轻落下。天地间褪去了斑斓色彩，只剩下灰白两色的简洁，像一幅未完成的水墨画，静静地等待着一场大雪的渲染。我坐在窗前，望着窗外萧索的景致，心底那份对大雪的期盼，也随着寒意一同生长，愈发浓烈。

记忆里的冬天，总与大雪紧密相连。小时候的故乡，一进腊月，大雪便会如期而至。清晨醒来，推开门的瞬间，眼前是一片银装素裹的世界。屋顶、树梢、田野，都被厚厚的白雪覆盖，天地间白茫茫一片，干净得没有一丝杂质。踩在雪地上，脚下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那是冬天最动听的旋律。我们一群孩子在雪地里奔跑、嬉闹，堆雪人、打雪仗，鼻尖冻得通红，却丝毫感觉不到寒冷，只觉得满心都是欢愉。

如今身在异乡，冬日里的雪却变得吝啬起来。偶尔飘起零星小雪，刚触碰到地面便融化了，只留下湿漉漉的痕迹，让人满心遗憾。于是，便开始日复一日地等待，盼着一场酣畅淋漓的大雪，能将这座城市装点成记忆中的模样。

等待大雪的日子，时光似乎也变得缓慢。清晨醒来，第一件事便是拉开窗帘，望向天空。若是天空阴沉，云层厚重，心底便会涌起一丝窃喜，想着或许今天就能等来那场期盼已久的雪。若是晴空万里，便会微微失落，转而期待着下一个阴天。闲暇时，泡一杯热茶，坐在窗前，看着窗外的行人裹紧衣物匆匆而过，看着光秃秃的树枝在寒风中摇曳，思绪便会飘向远方，飘回那个大雪纷飞的故乡。

我想象着大雪降临的那一刻，雪花会像无数白色的精灵，从天空中缓缓飘落。起初是稀疏的几点，而后便越来越密，越来越大，最终变成鹅毛般的大雪，漫天飞舞。它们落在屋顶上，给房屋盖上一层厚厚的白棉被；落在树枝上，让枯枝开出洁白的花朵；落在街道上，将路面铺成一条雪白的地

毯。整个世界都会变得静谧而美好，只剩下雪花飘落的簌簌声，让人不忍打扰。

等雪停了，我要穿上厚重的棉衣，戴上围巾和手套，走出家门，去感受这场大雪带来的馈赠。我要沿着被白雪覆盖的小路慢慢行走，脚下的积雪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像是在诉说着冬天的故事。我要去公园看看，那些平日里熟悉的景致，在大雪的装扮下，一定会焕发出别样的光彩。光秃秃的柳树挂满了银条儿，松树则披上了洁白的斗篷，显得愈发苍劲挺拔。孩子们在雪地里嬉戏打闹，脸上洋溢着纯真的笑容，那份快乐极具感染力，让人不由得想起自己的童年。

这场大雪，不仅是冬日里的一道美景，更是心底的一份慰藉。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总是行色匆匆，很少有时间静下心来感受生活的美好。而一场大雪，能让世界慢下来，让我们暂时放下忙碌的工作和生活的烦恼，沉浸在这份静谧与美好之中。它像一位温柔的使者，净化着世间的尘埃，也净化着我们的心灵。

我知道，这场大雪或许还需要等待。但我愿意在这冬日的深处，带着满心的期盼，静静等待它的到来。等它将天地染白，等它带来冬日的惊喜，等它圆我一个关于故乡、关于童年的梦。就像等待一位久别重逢的老友，虽然过程漫长，却充满了无限的期待。我相信，当那场大雪终于降临的那一刻，所有的等待都将变得值得。



韩立梅 作

望儿山

于云飞

很小的时候，住在姥爷家。姥爷家也挺好，玩够了还能翻翻舅舅小时候读过的课本。当年一个只有十一二岁对一切都懵懵懂懂的小学生，翻看前辈读小学时的旧课本也是件挺好玩的事。图多字大翻得快，看得快，忘得更快，几天后即忘得一干二净。但事事皆有例外，内中有一页看后准予放下，感触太深一直到今天都没忘。那是一幅图，画的是一座山，山顶上似一位母亲在向远方张望，图下面有文字，说那山是望儿山，从那时起我知道世间有个望儿山。

六年前，几位退休的老友想出去走走，但前提是不远走，有点“投资不过山海关”的味道，不过人家那是不出关，我们这几位明显是不入关。不远走往哪去一时没了着落，因为东北的很多地方大家几乎都去过，意见难以统一。此刻，我猛然想起了儿时记忆中的望儿山，当年这里仍属于小众景区，大家都没去过，于是我们四人顺利成行。

第二天从营口熊岳乘车东行，两公里路程很快即到，远看那是座突兀的孤山，耸峙挺拔，峰巅较平，初见即有似曾相识的感觉。相知早已超过半个世纪的望儿山，今天终于相见了，一种亲近感不知何时涌上心头。走到近前，山麓有绿树映衬。四人顺着崎岖山路向上攀爬，山体陡峭，幸有护栏，从山脚下向上徒步到80多米高的峰巅，虽身有汗湿，可还没到气喘吁吁的程度，说明我们爬山体力尚可。到山顶方知，望儿山并非像旧课本里画的是一座孤山，除去主峰外它还有侧峰，只是侧峰较低，又和主峰相连，人在山下远望，因所在位置的局限，一般是见不到侧峰的。整座山的顶部光秃秃的呈月牙形敞开，上面有高低不等的一小段山路。站在峰巅放眼遥望，除了近处的熊岳镇，其他地方更像是早已离开海岸的陆地滩涂。因四周皆平，所以海拔仅106米的望儿山，就显得格外孤单高峻。山顶有一座高11米高的建于明末清初的仿藏式青砖古塔，当地人称之为望儿塔。在山下远观，此景宛如一位母亲伫立山头，正在向远方张望，期盼儿子早日归来。这一幕和小时候看到的旧课本里的望儿山非常近似，它让我瞬间想起了童年在旧课本里第一次见到望儿山时的痴迷情景。说来也怪，这望儿山从山下到山上，没见到一块像样的岩石，完全没有家乡火山喷发熔岩凝固后形成柱状节理的山体结构形态。这里的山体都是由一些形状不同的大小石子和沙砾沉积而

成，怎么看都不够结实，甚至让人担心万一遭受强台风侵袭会发生山体滑坡，说的重点还可能会造成部分山体移位。也许是我杞人忧天，想得太多，历史上望儿山也并非没经历过山体滑坡，但人家岿然不动，一如既往，山还是那座山，塔还是那座塔，慈母依然伫立山巅遥望远方，盼儿早归。最近在网上得知，望儿山是东北地区唯一的丹霞地貌海蚀残丘，它的山体就是在辽东半岛海陆变迁中形成的。知道它的来历，也就更用不着我们操心它的未来了。经历过千万年海风海浪海潮的侵蚀和地壳板块裂变碰撞的考验，证实它有存在的潜能。祈愿它和我们所在的星球一样永存！

望儿山，顾名思义它饱含着深厚的母爱情节。在当地一直流传着慈母盼儿归的传说，由于传说版本多样，这里也没必要再重彩勾勒。不论是什么样的传说版本，主题说的都是母爱，都是歌颂母爱的纯真、崇高、伟大。既然宗旨目的都是一个，传说就应该越简洁越好，“相传明末清初，熊岳城东有一对贫苦母子相依为命。母亲含辛茹苦供儿子读书，儿子赴京赶考途中遭遇海难不幸身亡。母亲不知情，每天都到海边眺望呼喊儿子归来，年复一年，最终化身为石。天上被母爱感动，在她伫立之处拔地而起一座形似母亲远眺的山峰，即望儿山。”传说感人，当日在山上，自然也会想起家里90多岁的母亲，难免陟屺兴悲，心酸落泪。生我的是母亲，养我的是母亲，教我善良诚信做人的也是母亲。艰难岁月，都是靠母亲勤劳的双手，把我们兄弟养育成人，母爱之恩天高地厚……

望儿山这一民间传说，能众口相传几百年，缘于这里民众对母爱的深情感悟！母爱是天底下最无私最忘我，最投入最真情最不计回报和付出的人间大爱，爱给人的是亲情是温暖。想起了孟郊的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这一世间最朴素最常见最感人最难忘的母爱之情，在孟郊心里，那是恩深似海，情重如山的无疆大爱。孟郊的诗不愧为千古名句，子女的嫩草微弱孝心，是无论如何也报答不了像春日阳光般的母爱之情的……

虽说此生只去过一次望儿山，但它传递出的温情懿德母爱，足以令人一生受益。这座用山体书写母爱的辽南海蚀残丘，理应受到国人的瞩目。

我一直坚信，文字是有魔力的。无论是提起钢笔时墨水洇开的痕迹，还是翻开书页时指尖触到的纹路，文字总能让我内心趋于平静，找到共鸣。

从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执着坚守，到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悠然自得，再到王勃“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真挚温情……这些跨越千年的文字，就像一位位挚友陪我尝遍人生百味。它们让我的思绪恣意驰骋，让我的情感得到共鸣，也让我在反复品读中听见自己内心最真切的声音。

走出别人的文字，我也喜欢将工作和生活的点滴凝结成文字。那些笔尖触摸纸张的沙沙声，或指尖敲击键盘的滴答声，都成了创作路上独特的声带，记录着每一段从青涩到成熟的写作经历。

起初的投稿之路总是充满荆棘的，稿件的一次次石沉大海，让我几度失落想就此搁笔。直到某一天，邮箱里躺着某报刊编辑的用稿通知，那句“文笔质朴，情感真挚，拟选用刊发。”的回复让我看着电脑屏幕不禁笑了出来。

在坚持不断地创作下，全国各地寄来的样报样刊慢慢多了起来。它们为我原本空荡荡的书柜增加了不少的色彩和充实，而那些金额或多或少的稿费单更让我得到莫大的鼓励和激励，给了我源源不断的创作动力。

写作带给我的不仅是物质上的收获，更是精神上的升华。穿梭在文字的世界里，我尽情享受着文字带给我的乐趣，就像每一次追求都得以实现时的快感一样。所以，每当看到自己的文字被印刷成铅字发表时，内心总少不了兴奋和雀跃，那是属于每一个文学爱好者特有的归属感和成就感。

有人说生活平淡无奇，可我在文字里发现，美不在远方。身边的一景一物，邻里间的问候，快乐时的分享，挫折里的成长……这些美好的瞬间，都能化作笔下飞舞的文字，定格成永恒的记忆，在岁月的沉淀里散发淡淡清香。

文字，应当是一种虔诚的守候以及不懈的追求。让它忙碌的工作更有温度，让琐碎的生活充满诗意，让平凡的日子绽放光彩。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我都愿与文字一路相伴，以坦然执笔，以真诚为墨，让文字充盈人生，用文字绘制生命。

神奇的药膏

程继武

陈学亮上初二的时候，得了一种奇怪的皮肤病，这病说来也蹊跷，陈学亮竟然不知道是怎么得的。只记得那天和小福子在浴池洗完澡后就感觉嘴角的左侧有些发痒，他照镜子一看脸上竟然出现四个小小红疙瘩，他也没有在意，脸上长几个小疙瘩是男孩子经常发生的事。可是这几个红疙瘩可不平常，它们突然像花骨朵一样开放起来并迅速扩大得像古铜钱的大小。

陈学亮很痛苦，好好的脸竟然生出圆圆的红斑。母亲看到儿子脸上长出这么一块东西，也很着急，但却不知怎么治疗。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陈学亮家的条件仍然很不富裕，母亲就用民间偏方给他治疗。先是用香灰涂抹，开始觉得还可以，至少用香灰把红斑遮盖住了，而且也不那么痒了。然而过了段时间，这东西又开始发展起来，突破了古铜钱大小由嘴角向人中发展，而且很快越过人中向右侧嘴角转移。母亲更着急了，又买来一瓶香油，用香油涂抹，搞得陈学亮一脸油乎乎的，同学都和他开玩笑，说他天天啃猪蹄儿，啃得满嘴都是油，这让陈学亮哭笑不得，后来他竟然逃学了，因为同学一看见他不仅开玩笑，而且看到他那粉红的脸都有些害怕，生怕他脸上的痘到处传染，所以陈学亮就不愿上学了。他母亲见香灰和香油都不好使，就到药店给他买来一瓶药，把药片研成面和成药泥敷上，敷了很长时间还是不见好，渐渐地母亲也失去了耐心。这时，脸上的痘也停滞了发展，虽然不发展了但没有好的迹象。这时母亲又听说儿子患的皮肤病名叫大钱疮，据说这东西很难治愈，母亲是愁坏了，心疼儿子的脸，要是治不好，儿子的相貌就受到了破坏，那今后还怎么处对象了。有人告诉母亲说大钱疮很怕醋精，用醋精涂抹一定有效，于是母亲赶紧买来一瓶醋精让陈学亮涂抹患处，醋精的腐蚀力很强，涂抹上以后疼得陈学亮龇牙咧嘴，开始效果还可以，可时间一长，那东西好像有了抵抗性，又复发到原来的位置而且又发展了一些。

就在陈学亮和母亲都束手无策之际，陈学亮的大哥来到家里，他之前也来过只是没有注意到兄弟的脸。这次他看到了就询问怎么得的病，陈学亮就一五一十地和大哥说了。大哥又问为什么不去医院，母亲红着脸说：“脸上起个小东西，本以为用点偏方就好了，谁知这东西这样顽固，越治越厉害。”大哥说：“用什么偏方？有病就得去医院，医院是讲科学医治的，得什么偏方？有病就得去医院，医院是讲科学医治的，得什么偏方？”大哥说完就领着陈学亮去了市里的第二人民医院。医生仔细看了脸上的病情，也没说什么，只见他拿出几片药研碎了，把药和在一盒油膏里，并说每天涂一次。

陈学亮每天涂一次这油乎乎的药膏，病情开始好转，红斑面积一点点地消失了，最后不见了。陈学亮觉得就是这种神奇的药膏治好了他的病，看来有病不仅要去看医生，而且最关键的还是要对症下药，只有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这就是医生的科学之处。

陈学亮摸着自己白净的脸，心里总是念念不忘他的大哥，深感他不愧是参加过解放军的人。

翁桂涛

文字织梦